天祿閣外史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天祿閣外史

(二)

黃憲著

天祿閣外史卷五

賓秦文

遇樵

徵君入秦。倚歌於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於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漢室之徵君也。弔古於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今游秦之士。接跡於渭橋。不徒游觀以爲樂也。皆挾策懷珍以干秦王。而士無遺於隣國。秦號爲得士。子以漢室徵君。下臨藩壤。使一見秦王。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賓。富貴可立而俟也。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徵君曰。非甫之志也。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憲也豈寧戚之流乎。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徵君瞿然而仰笑曰。出于機。入于機。同游于機。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負薪者曰。吾惡知人忘于機乎。機忘于人乎。人與機相忘乎。夫機發于無極之原。智者覺之。愚者忘焉。故萬物緣機而生。緣機而動。天地如之。而況于物乎。吾與子遇機也。吾與子言機也。子以吾爲忘于機。而不知吾以子爲忘于人乎。徵君不能對。既而曰。子言秦之狀也。憲也願聞之。負薪者曰。吾忘于機。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徵君曰。吾始知忘于機者化于機。覺于機者忘于人乎。雖然。吾以仁義爲機而得其名。子以斧斤爲機而得其薪。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是亦忘于子也。而子亦豈忘于機者。負薪

者曰噫。嗟乎。吾與子之爭于機乎。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吾已矣哉。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烏慈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偕歸。以薪爲楊。舉瓦觴。飡鬼草。聊以娛子懷也。負薪者曰。子如不言。吾請言其略。以竦子之游。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巃嵸乎陰于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澧水之所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茫茫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澧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西北臨乎豳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絪緼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者。鬱然起于霸之東南者。有紫閣峯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橫亙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嶢關之所鎮也。絕于西域而嫖姚之所開者。其玉門之關乎。環于漢陽而徼茫者。其烏鼠乎。限於北漠之陲。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涔漾者。則太白焉。荊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枌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中也。子之游秦。其知已乎。徵君謝曰。幸教甫矣。今王室多事。而秦晏然一日不能藉。雖藩籬四塞。吾恐胡人整步而過藍關之險。平于九衢。太華之限。豁于戰場。則秦人安得而峙乎。所以慷慨而悲歌也。負薪者永肅而去。徵君歎曰。國有隱士。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

泊曰此入秦第一篇文勢錯綜變化不可彷彿中兼賦體讀之令人手舞足蹈太史公後罕見此文

待樵

徵君復游于渭橋待負薪者來左權不悅曰昔者夫子倚歌于渭上遇負薪者與之鄙談今又俟其至何褻身于野人而失期于諸侯哉竊以爲夫子不敎也徵君曰汝未之達乎吾如秦三日矣而秦王不聞是左右之俟者衆也秦王招我以禮蔽我以俟則賢士之負薪者衆也吾欲去秦是揣俟于左右而忽禮于秦王議者必曰無故而驟去非孟氏三宿之意也吾是以寄傲于斯乎乃假爲漁者倚梁而釣于渭水之流有漢使翟酺過而訊曰僕久不見叔度何落魄如此耶徵君對曰夫貧賤者士之素也用之則爲春陽不用則爲秋陰達則萬鍾而不加喜窮則一瓢而不加憂故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產之與鄭何則遇與不遇耳今漢室將蔽賢士淪落黨錮之釁方殷權奸之謀已奮矣有志者其憂患乎秦以千乘之國當世叔之季桓文之功烈可一舉而樹也然而矛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潛韜縕策之雄卷跡于路者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夫秦王帝室之同葉而宗盟之首系不以此時富彊其國陰結諸侯而扶漢室之危吾恐天之歷數必授於異姓之手以帝海內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而傳諸子孫耶吾之游諸侯爲漢室也使秦王宴然而不顧其後則士亦拂塵而往矣吾之不去尙冀秦王之遇也三日而無聞吾豈咎于秦王哉憲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亦仲尼之衞之陳之宋之所爲也終不獲志則卜居于山林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豈自同于羈旅之徒乎

翟酺曰。夫秦恃百二之固以輕賢士。其不能爲漢室賴也亦明矣。以子之才。上不臣于天子。下不交于諸侯而猶假仰當世。是洗巢由之耳而負伊尹之鼎也。今漢室之難發于鉤黨。此亦諸君子之激也。制羣小而自制。不亦悲乎。夫陳仲舉竇游平李元禮郭林宗范孟博之屬。皆子友也。今天子方高子之名。盍亦就蒲輪之聘。清朝廷之路。而解諸君子之憂乎。奚必以意氣賓侯王。譚笑輕爵祿。而若是恝也。且吾聞之。鱣鯉游于百川。不如江海之深。逝。朱鳥游于山澤。不如雲漢之高飛。賢俊游于諸侯。不如一王之殊遇。子其愼所游也。徵君答曰。是則然矣。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逝者。不能棲遲於芳藻。雲漢之飛者。不能飲啄于清流。一王之遇者。不能詘伸于爵網名羈之外乎。鉤黨之議。非諸君之憂也。王道壞而重臣危。不可以濟。先生其行矣乎。遂送別于茂陵道。翟酺登車惘然。遙謂徵君曰。時哉各努力也。子其聲矣。

誅賞

秦王聞徵君入秦。三日不得謁。誅左右之蔽者五人。令國中絃歌以逆徵君。秦王侍于宮門。電武執戟。庶人執旂。車馬輻輳。觀者慰曰。今日得見徵君也。徵君至秦宮。秦王欲爵之。授以冠冕。徵君辭曰。不可受也。夫先王之爵祿。自畿甸而頒于侯國。太宰掌之。天子不得而私其臣。諸侯不得而私其士。故詔爵以德。詔祿以功。皆天子之明制也。至于衰世庸主。廢滅先王之法。爵祿無紀。軌物不經。挾權據寵之家。珠玉以爲淵。丹青以爲谷。羅綺絲竹之樂。交陳於前。亙以長夜。若此者豈皆君之賜乎。賣寵幸于士庶。借威福于人主。無德者爵。無功者祿。百姓怨困于下。而國病矣。人主疑而不能悟。憒也。悟而不能振弱也。主弱則臣強。

強則侵侵則毒臣毒于內則諸侯毒于外其始彊也亦以爵祿而私士遂至浸盜而不可救故勢合則戰勢分則盟力合則戰力分則盟謀合則戰謀分則盟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而況當是時以爵祿役天下之士者皆有國之諸侯其權可得而爵其地可得而役其民可得而兵其士可得而臣也然帝秦而爲民魯仲連猶恥之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無道之國安得而臣哉今諸侯有位而無國其勢又難矣無國是無民也而遽爵其士士必蒙戮況諸侯乎夫漢室雖弱未有周赧之窮宜以扶漢室爲名而謀其國則諸侯之業光矣賢王封千乘之爵而有萬乘之勢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于王也若賢王有其國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于王則士亦不必至矣士至而爵之亦不辭也賢王惟無國故不可爵一士而使之謀秦何則漢室之君臣猶議禮于庭而攬天下之地圖頒諸侯之爵祿建榮號于海內行賞罰于郡縣而一統之形未剪也賢王欲謀秦而扶漢室豈必爵一士乎故曰得民之心者不以威武得士之心者不以爵祿得諸侯之心者不以山川亦自得其心而已矣臣之入秦也月始受魄而臣之見王也月已幾望賢王以爲左右之蔽而誅之求士誠急矣奈漢室之典刑何也誅一人已猶不可況其餘者耶夫蔽士不可以爲律也蔽而誅之使有讒於王者則如之何不達於王而殺其士於秦國之境者又如之何賢王誅左右以蔽戾榮臣以爵祿賞臣以冠舄皆非典也臣故不受夫死五人而得一士賢王何利焉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且以迫秦後不可以爲盟主王其圖之秦王憮然曰然則寡人爲之奈何對曰雖然猶可爲也今秦之有司天子之臣也王宜以爲情告于天子之有司聲以私進美女

之建。蓋其罪與蔽均也。令有司亦以其情達于天子。則王之慮必釋。而親親之恩堅矣。嬖人史綱曰何必然。則君之計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乘士之歸秦而速伯功。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當漢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五伯之功。皆謀于速而鑽于機。故名顯而功集。今天下初啓難也。以誅賞之小瑕。而詭掩曲飾以求媚于時臣。恐天下事謝矣。何以達聖哲之權。昭鴻駿之業。竊爲君不取也。秦王笑曰。何言之易。何言之易。寡人方與徵君游禴樂中。惡及茲也。是歲少徵見於秦。

盟會

韓臣將尋盟。秦王問于徵君曰。韓將與寡人盟。何謂也。徵君對曰。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以懷其人民。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於是乎有盟之禮。夫盟信之輿也。諸侯盟會以示好。宴享以示睦。故諸侯貴盟而賤役。大國盟而不役。小國役而不盟。弗信則盟必潰。弗盟則無以彰信也。盟以彰信。故潰盟者春秋惡之。求盟而不直者。春秋恥之。夫求盟者。信詐之機也。是故諸侯未盟而戰。將以養其戰也。既戰而盟。將以防其救也。故怠則乘之。釁則動之。寬怠而乘。是吾以盟怠也。觀釁而動。是吾以盟釁也。以盟怠者敵必乘之。以盟釁者敵必動之。故曰信詐之機也。必欲盟故樹之以信。必欲潰盟故寓之以詐。盟而守信者若葵丘之會是也。盟而守詐者若河陽之會是已。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而河陽之會。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以侵周室。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之謂也。今王欲爲葵丘之會而樹信于天下。則韓之首盟不可辭也。受韓之盟。則諸侯皆嚮應而盟秦。齊桓之盛復轉于今矣。不然。則諸侯背秦之心。猶韓

之盟于秦之心也。韓之土壤。秦不能過。韓之山川。秦不能過。韓之謀士。秦不能過。韓之人民。秦不能過。韓之精兵。秦不能過。韓之車馬器械。秦不能過。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王其盟之。秦王悅。遂與韓人盟于錫谷。

琴論

徵君燕居。中夜鼓琴而歌豳風。秦王使左右伺之。通于館人。館人覺。私告于從者曰。子之師也。鼓琴詠歌。其聲鏗鏗然。是歌也。果無心乎。從者對曰。夫心以生聲。聲以成歌。歌以暢志。若夫子之歌也。何謂無心。館人曰。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對曰豳風。曰奚取豳風也。曰豳風王化之紀也。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秦其望矣。曰無刺乎。曰鼓琴而音婉以和。歌豳風而聲嘹以舒。又何刺焉。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先生無勞竊也。請復于君可乎。左右返。徵君理琴。顧從者而言曰。吾鼓琴至豳風之亂。琴不起。必有疑者。感之其秦王乎。從者對曰。館人哉。徵君曰。館人何爲而疑也。對曰。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卒爾問曰。鏗鏗者歌。其有心乎。弟子應之以心。又問曰。何國之風。弟子告之以豳。又問曰有刺乎。弟子告之曰美。是以知館人之疑也。徵君曰。甫有心而鼓琴。君無心而疑琴。琴亦應吾以疑。滯吾以情。何感而至此哉。嗟乎。夫人寄于幻化。有有心者。有無心者。有有心而無心者。有無心而有心者。無其所無而未嘗無。有其所有而未嘗有。無亦疑也。有亦疑也。疑則機也。機則感于機而應于機。機之流于物也。無一無萬。無巨無杪。無遠無近。無陰無陽。鼓舞化育。若知其存。若風之噫噓而物竅皆鳴。日之照臨而物狀皆朗。不行而赴。不疾而馳。此之

謂機故禹產于石莫契產于燕卵頡皇悟于鳥跡傅說報于夢寐乞人哀而感申喜介子歌而泣文公瓠己鼓瑟而魚出魯陽揮戈而日反其有心乎其無心乎其感于機乎其應于機乎今吾鼓琴而館人疑館人知也吾弗知也館人疑而琴塞吾知也館人弗知也吾是以有感乎物機之變易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小子識之從者出告于館人館人異其所云人曰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以爲僕疑也夫子殆得其疑其失其人乎徽君曰此弟子之言也館人曰否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伺夫子于牖外以犯夫子之琴此左右之疑也從者其誤矣夫徽君撫琴而哂曰左右之伺王命也則疑在秦王也於左右何疑夫疑鬼之門也明神之庭也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未聞汨明而畜疑也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遠淫邪以昭明其性躬政事以昭明其動辯忠佞以昭明其志濟煢獨無告之民以昭明其德猶懼其未廣也察誹謗以昭明其過納諫諍以昭明其虛修蒸嘗以昭明其敬光庇國家以格于上下神祇是以世享其業子孫必興此后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秦王以漢室之子孫貴而無輔富而無民恃大而不修德疑士而不謀政後有興者亦始皇二世之爲也惜乎吾不得見左右而諭于王館人出從者侍而問曰夫子何屑與之論大道也曰吾聞君子無傲以傲而陵人人亦侮之以傲而陵君君亦賤之以傲而陵長長亦擊之以傲而陵弟弟亦狎之以傲而陵友友亦遠之是以替名而扞善身必戮焉吾知免於今矣

燕居

徽君燕居輿七子講業七子問曰孟軻孫況之後由道者可得而聞乎徽君曰道人之路也愚夫愚婦皆

由之孔子盜跖皆由之何謂無道曰是路也非道也以路而爲道則可以道而爲路可乎以道而爲路則亦指仁義而爲塵埃乎曰汝何以道爲道以路爲路乎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夫路也者緣仁義而名者也非緣路而名仁義也汝知仁義之非路而孰知塵埃之爲道乎知塵埃之爲道而孰知仁義之爲塵埃乎天地庶物皆塵埃也則皆路也安得不謂之道故君子仁義以爲路是亦仁義以爲塵埃也仁義以爲塵埃是亦塵埃以爲道也道衰于春秋亦降于春秋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遽瑗季札子產是已道熄于戰國亦鳴于戰國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荀卿是已其餘啾然噓其術于當時以立一家之言者殆不可紀若鄒衍虞卿愼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使孔子出必取而裁之以納于道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其學不出于縱則入于橫不入于刑則出于名馳甘辭濫議以傾諸侯而坑天下之民然數子者亦皆辯慧博聞之士使其游於孔子之門孔子必不拒蓋辯慧者考業之資博聞者達性之塗也如是則儀秦無縱橫而韓商無刑名矣夫人之性不相遠也其質婉以慤而文之以詩書閑之以禮義則性成焉故性猶璞也不琢則不成今夫野鄙之人多鄙市井之人多媚非理也其習使然也性固無間于野鄙市井之人也故循其習之謂情宰其情之謂性困性而導之謂學不因性而學是助傲而飾巧也何取于學故博學而無禮君子以爲求性之泛禮者所以規厥性也學而禮則令名昭焉名昭而辱遠矣故居上而能靖居下而能默世有述墨氏者則以爲陋有慕莊生者則以爲僻有譚荀卿者則以爲曲噫三子者無盜跖之行遵仁而處遵智而達遵禮而動孔子之所

必取也。互鄉之童子。無異於市井之人。孔子猶與其進。而況于三子哉。故曰世俗不可與論古。拘儒不可與論道。其是之謂乎。

僊論

秦王好僊。將築臺于宮以望終南。徵君諫曰不可。夫有國者。將以遠欲而親民也。故封建一國。則一國之民賴焉。不敢棄也。民亦不能棄其所牧而求治於隣。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諸侯遠欲以親百姓。百姓懷之。是以能有其國。昔者周公封于齊而齊民頌。召公封于魯而魯民說。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而爲秦之諸侯。幾二百載。而百姓日蕃。田野日闢。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豈民性之本然哉。亦爲人牧者有以扞城其民也。臣始入秦之境。野無肥民。市無豐賈。乞者載道。倉廩不弢。臣疑以爲無諸侯也。及賢王得臣。百姓歡悅。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臣媿不能有益于秦。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故欲築臺以求僊。窮觀于華嶽。騁望于終南。而爲遠民之舉。以彰其欲。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臣竊以爲過矣。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斂民力以築千金之臺。燕民猶病之。況築臺以求神僊乎。夫僊者非臣非民。潛于山澤之間。垢衣臞形。飲水食草。得山澤之精以延年保身。窮莫甚焉。黃綺曰。爵祿不及。而竊吁吸之術以自榮者。世之所謂眞人也。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嘗膽不足以喻其苦。左無吹簫之妾。右無鼓瑟之姬。珍羞異膳不得陳于前。文武侍從不得列于後。播棄父母。割絕子孫。不表于卿黨宗族。此海島之鬼羣也。由此觀之。綺隱于商山。以皓爲名。其論神僊則恥之。故當時避秦之士。往往皆明忠信。樹廉恥。識

君臣之分。審出處之節。如黃綺者。亦良可述也。彼豈淪于神僊哉。今賢王捐千乘之樂。而爲此遊。以自悼其身。孰爲利乎。夫爲百姓而築其臺。雖勞而不怨。棄百姓而勞民。民孰勞之。是築怨也。社稷之神不福焉。昔我先王建國。伯子男皆無封壤。唯諸侯是親。今秦以如繩之國。自賢王而絕之。無乃不可乎。嗟乎。賢王特不寤云爾。崇爵豐祿。亞于天子。雄藩沃壤。據四塞而誰何。賢子孫世守其業。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且足以樹霸。若王運在又可以興。其延年也如是。何希乎喬松。何慕乎韓羨。寂寞而枯槁哉。彼且悔之矣。賢王復希慕而爲之。是使松喬韓羨延頸于窮谷。而笑賢王之不智也。臣願王罷築臺之役。以爲人民社稷計。王不聽。是歲秦饑。匈奴寇潼關。天王使中尉採金于秦。

黨錮

曹節亂王室。秦王問于徵君曰。王室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也。徵君對曰。仁哉問乎。夫豪傑結黨。禍及于國家者。豈一朝之故。當其負天下之駿望。則人主倚之以社稷。孰不以爲豪傑慶。而不知發難之端。亦萌于茲矣。自甘陵之黨興。天下已知今日之禍。若陳蕃李淑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一時號爲二君八俊。名莫盛焉。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爲朝廷重。讜議合如應響。忠謀奮如疾雷。然諸相許碓如太山。其自負也如此。而竟不就。故名顯而望隆。君子之幸也。小人因其名而乘之。其難愈激而不可解。以至于危國家。可畏也。憲聞之豪傑之出。必有英毅明懿之君以成其志。則謀裕而不激。功順而不挫。以輯定社稷。民人以寧。故舜不遇堯。則驩兜不能放。周公不遇成王。則飛廉不能戮。今數子者。無舜與周公之遇。而爲此

謀。不亦哀乎。夫治世則陽明開。而小人爲泥沙。亂世則陰濁濫。而君子爲魚肉。今王室無綱紀文章。使豪傑弄于羣奸之手。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是威福移于下。而主權不明也。故豪傑鋼而爲黨。罪以危社稷之名。豈天道也哉。若數子不死。猶可以鎭王室。不然。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夫彼以小忿而搆大難。鉤黨之變。臣其寒心。天如祚漢。鋼賢者必誅。讐民者必戮。正其典刑以舒直亮忠貞之士。則王室之隆若振翼也。何爲而使其幽憤哉。自李固李喬不得伸於前。致黨議不得明于後。臣以消息之勢觀之。必不免矣。悲夫。以王之賢偉。當千乘之國。而失高枕之安。此臣所以爲賢王患也。王宜以誅節等爲名。盟集諸侯。肅清王室。培植善類。甦活蒼生。改尤以新天下。若主上不從。則周公伊尹之舉。在賢王也。臣竊念安帝之世。內戚用事于朝。諸羌橫馳于郡國。天下咸怨。然帝有好賢之明。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臣亦與焉。猶以爲未可仕也。故辭而不就。淹詣于今。主昧臣虐。國命大謬。善類盈朝。而無尺寸之功。徒以清譽激揚。而問晝者蓋寡。竟罹禍難。臣實痛之。今黨錮紛紜之際。猶可援也。賢王爲王室計。奮然速舉以延漢祚。則臣雖不得仕漢。亦足以報矣。王其圖之。秦王感慨。泣數行下。左權劍歌以挑秦王。歌曰。西溟有劍其離。照之可以垂黔黎。秦王於邑而言曰。寡人寤矣。徵君寡人師之。子寡人友之。將協謀以輔王室。不敢避也。左權對曰。徵君入秦二年。以心奉於王久矣。而王方悟耶。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爲功。以靖禍爲勞。以得士爲彊。以收民望爲張。而王不聞何也。秦王謝曰。緊子之幸教寡人。其利普哉。左權出語秦人曰。吾數諷秦王而王不謀。雖得徵君。亦不足乎。

見幾

陸續追師至秦。謁徵君而喜曰。續也得師矣。願終身受業焉。徵君問曰。子見元禮乎。陸續答曰。嗟與元禮去國矣。曰。黨難解乎。曰。雀子之力也。徵君歎曰。雖然。閹寺執政。直臣必危。元禮之去。其能久乎。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憂形于色。移情不寤。獨何心哉。是以堅不仕之意。遂山藪之樂。林宗與吾偕是心也。彼猶擇交而獎訓。故及于黨。若憲也無譽無毀。潛傑厥素。躬耕以粢妻子。鼓琴讀書以訓來學。有兄伯庸。哭母失明而亡。吾獨廬塚三年。遭漢不靖。佞臣竊權。匈奴稱命。惠政不霑于民。斂術結網于國。吾是以堅志而避世。及讀孔氏春秋。嘗曰仲尼之道。至作春秋而尊也。知周無盛王。不可以輔。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得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卯。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吾亦樂仲尼之道。周漢之東。皆季世也。故考風于列國。聞政于諸侯。諸侯不以爲賤而賓之。豈爵祿以臣乎。凝滯于進退哉。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盟會而不能信。將如晉而國有警。乃遙涉于秦。秦王明毅而好問。分祿而養賢。積秦之粟。盟諸侯而扶漢室。疏黨錮而清王塗。誅讒佞而撫黎庶。卻匈奴而歆社稷。則穆公孝公之業。不足爲也。今門寺執政者二世矣。黨錮雖釋。而主疑未愈。何以熄覺。若數子不爲逢梅之舉。必爲後憂。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數子其未從事於斯乎。是歲秦國地震。大雨雹。

上林

有五色鳥集于上林。秦王喜而問曰。寡人享西土之祿。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而致珍禽。寡人以爲鳳

也。不然則太液之池。非無鳧鴈鵠鵲之鳥。上林之苑。非無鸚鵡翡翠之禽。奚五章之若斯也。寡人聞之。西方之鳳曰鸑鷟。意者其鵠乎。若以爲然。寡人將發私廩。致百匠以修上林。則何如。徵君對曰。吾聞淮南有鳥。其名曰鵗。南越有鳥。其名曰翬。皆五色也。昔者文王爲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羣臣埋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夫以文王之懿。而讓岐山之鳴。卻臣庶之頌。愼懈德之愆。是以光昭于西土。恩懷乎諸侯。而爲受命之主。世載厥休。以茂有天下。則文王之爲也。今王之心度不類然。臣恐指鹿爲馬之臣。復覩面于秦庭矣。夫上林苑秦之廣囿也。我漢祖滅秦入關中。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豈復畏秦之餘威哉。亦項氏以爲憂也。至孝武皇帝。始鑿昆明之池。以習水戰。民不得休息而天下大困矣。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上林遂爲廢苑。今欲興之。非帝王之業不可。雖然。歛四海之財。發百年之廩。竭百姓之力。以脩亡國之規。仁者不爲也。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爲二世竊笑。是秦之民又豁首也。不亦悲哉。願王察臣之言毋忽焉。秦王乃止上林之役。左右因是以嫉徵君。

觀雪

秦王與徵君飲。觀雪于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瑟不得。倚帷而詠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秦王甚異之。乃鼓缶而和。命左右以觴進徵君。徵君曰。王亦止缶乎。秦王曰。何謂也。曰。夫物不可過盛。音不可過揚。過盛則亢。過揚則淫。今王之缶淫矣。不可鼓也。臣是以請止之。秦王曰。嗟乎。先生欲以寡人之姬

喻。是寡人有淫姬也。于缶何有焉。遂不悅而能酒。左右附秦王之耳。告曰。王請烹之。秦王曰。烹一士而動諸侯。不可謂武。徽君佯醉而出。秦王解白狐裘賜之以禦寒。徽君謂李斗曰。秦未可去也。

汙吏

宏農太守金垣。虐郡人。怨之。訟于秦王曰。金垣之守宏農也。殘虐日甚。陽廉而陰貪。嬖者五人。噓于左右。借威行奸。貧富有訟。必以賂而後達。有未達者。則以聲劫于訟。幸而訟理。則曰是予力也。夫一室而樹私門者百出。一守而舞文墨者千人。故民有立錐以爲安。則倍其地而結訟。貨殖以爲贍。則隱其田而蠲役。貧益貧。富益富。雖積尸於囹圄。委命于溝壑。而不聞也。是以飲憤懷冤。赴君之門而愬左右以求直。如是者三矣。君之仁恕。戴之如慈父。君之明懿。仰之如日月。西土之民咸賴焉。豈惟一郡哉。我皇天命有司撫攝西土。將以禪君之勞。詢民之欲以自靖也。今虐下而譽衆。素祿而養位。寵嬖而行私。夤緣而釣譽。不受君之明仁而肆然爲民牧。是蔑君也。君奄有西土而威不加于一郡。以剪虐除殘。竊恐遠邇雷同。國如空舍。而君其孤矣。何以示彊于隣國耶。爲宏農之民而愬其父母。固罪也。然隱忍而不言者。亦多矣。君其先循良之察。而後誹謗之誅。無悔也。是以朝夕待死于殿下。賤臣唯命焉。秦王得其訟而憐之。乃命左右按其郡。太守金垣。坐贓下獄。其妻素淫。乃詐爲嬖女。以千金賂秦王之左右。左右有通之者。是以得入宮闈。有寵於秦王。王欲釋之。不知其爲太守妻也。是時有漢使至秦。秦不禮漢使。以其事聞于朝。罰秦王之祿二千石。事竟不釋。太守及左右犯法者。皆徙于邊郡。無赦。是歲紫徽山崩而移。君子曰。漢室不久。天下其

方崩乎。

三軍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曰。臣聞王之作三軍。竊以爲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脩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修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釁必釁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修令德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罷瘵。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貧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劻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聞。市無啼老。道無鬬民。和氣昭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士。賜食于左右。威暢于宏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穀恭□□甚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宏農之民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六三釁乎。昔晉文公納襄王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衞。出穀戍。舍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修德而勤政以保乂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爲詘。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爲纂。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臂于塗人。使諸侯乘于蕃林之上。蟬飲玄食。向西枝而流喟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爲諸侯資耳。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鐘。進不得盡言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

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彊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戢。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爲縱橫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相樹以德。激福于文武成康。及我高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禦之。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秦王感悟。遂罷三軍。

去秦

秦王送徵君于渭橋。冠蓋載陌。秦王觴而言曰。徵君之交盟于秦晉之鄙。若媒之導于婚姻乎。晉若不禮。徵君其無違寡人也。徵君曰。臣不能以報秦。而在晉則可以報秦。在晉而不報。臣亦不能以秦而報晉。是臣之復與不復。在此遊耳。臣有弟子八人。皆能顯諸侯而鎮國家。固霸佐之才也。王如惑臣。臣弟子有陸續者。使之事王。則何如。秦王默然久之。曰。寡人將聘之。對曰。續也今日在王之左右。而又聘之何也。秦王笑曰。寡人所欲者誠在徵君耳。徵君不自用而進陸續。何重于晉而輕于秦耶。徵君不悅曰。憲也乞食于秦二年。未嘗重秦也。今又進陸續于王。亦未嘗輕秦也。王必欲得臣以爲秦重。則王之左右賢于臣者衆矣。而王以爲輕何也。臣始入秦。有負薪者觀于渭之梁。臣與之議。如探九淵。其際無有。夫以一負薪之士。

王不能屈而用之。而況臣不如負薪者。反欲重于秦。恐秦人之竊笑。非特負薪者而已。且王不聞陸續之賢乎。續也嘗以孝廉之名爲諸侯重。豈輕於一秦國哉。愛士而不能用。重土地而不能謀。是徒知士之重於國。而不知國與士之均重也。士懷珍而待價。修名而待聘。不亦重乎。唯自重其器。而後可以重人之國。王必欲用臣。是不亮士之所重也。雖然王不以士之所重者重。而士不以玉之所重者輕。由此觀之。士不能輕重于秦也。亦唯是信與不信耳。故伊尹在夏則輕。在商則重。百里奚在虞則輕。在秦則重。今秦之輕重在王也。臣與陸續何有哉。徽君遂行。

天祿閣外史卷六

賓晉文

適晉

徽君適晉國之疆。匹驢小車四乘。徽君驅驢。左權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續謂岑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既而寇至。欲攀車而取笈。陸續告曰。笈無贖。有夫子敝裘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黃徽君與。曰然。曰則吾不忍捽也。反以囊金一斤爲贖以餽之。受而陳謝。寇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顛沛之間。不能辨禮義也。姑受之以謝。暮赴于關。徽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寇饋不可謂贖。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奚不爲贖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儒曰。吾聞寇以禦人。未嘗以餽。若寇者餽人。是不禦也。雖然。充禦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爲非殖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餽而受之。子亦無報之云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僞也。殆不可與。陸續曰。於斯時也。彼以其餽至。亦惡測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焉保其往也。今寇也不禦而饋。是以餽潔奚而不受。卻餽而受其潔。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餽于寇而報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僞。徽君曰。僞乎。言厲

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績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邦。吾其試矣。

逆旅

徽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爲徽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皇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於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爲關吏猛而容入。是若之幸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搖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鬬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驢上之子乎。左權以身翼之。乃與左權鬬。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於晉人之圍。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徽君至。出郭追之。徽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敦聘。故遙涉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徽服。故是以不敢相達。且無費明宰之膴惠也。有司曰。某之守是土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爲酒黨。以暴吾惡也。徽君其無警乎。乃再拜謝罪。餽黃金百斤爲贐。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徽君。徽君喜曰。才大而不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力舉梁木而不聞。淑也。權乎。可以使蠻貊矣。

傷時

徽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徽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質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

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彊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于炭炭也。王若以晉難既輯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頹堵。雄關若敝纍。雖以四塞爲襟。而烽煙之警。每舉衽席之上。歲無暇日。且地瘠于蕪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不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廉。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爲晉憂者。亦胡虜爲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固脣齒之國也。脣亡則齒寒。齒寒則脣壞。今秦方以晉爲脣也。而先有寒齒之心。故譖練梟藝之士。招延于國。而謀習以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注如覓。遺臣嘗與秦王臥懸燭殿中。秦王以衾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笞其左右。及索之。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脣而護其齒。無乃爲王之慙而百世之辱乎。爲晉之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王其圖之。晉王曰善。

謀國

匈奴寇鴈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壤地。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爲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

王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鴈門晉國之巨關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晉之郡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頒。匈奴之患則共之。是名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爲。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既盟。則以身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庇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陰惠可民。則民樂爲用也。崇禮於有司。則有司樂爲譽也。向士而嘗膽。則士樂爲謀也。臨軍而分士。則軍樂爲役也。墾其蕪壤而使之耕。鑿其重池而使之溉。收其牧苑而使之畜。柔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震。熟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銳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爲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爲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餒于是乎。勿餒也。臣觀天命。胡運必興。悠悠漢室。將爲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矣。晉王憮然而泣曰。漢移斧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亂。

洎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過是也。借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舉而經濟之學。曾不少見於世。徒託諸空言。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徵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茫茫胡壤。黃河其波。翔風舉礫。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

徽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爲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事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入寇寇王室也而實有寇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見夫鷓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視其鷓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鷓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斃是鷓欲捕其雀也非爲其蛛網也而固涉焉是鷓也實有捕蛛之名鷓又何辭乎由此觀之胡虜鷓也王室雀也晉國蛛網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爲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錮佞今主昏於上忠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又甚于竇憲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斃于藩屏之內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晉王酒酣擊劍而歌命徽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有左權者善劍有陸續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辯有張裘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藝有朱儁者善守有徐淵者善矢有李矛者善天文王能用數子以謀國其庶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明誨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機密而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是召覺也故曰謀難盡者設其喻機難達者張其形今日之宴臣之謀不能盡于王也王其密之晉王曰善

一難

徽君設五難說晉王。一難曰。今有穀生于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榦如虹。蔭于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葺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于北陵之坡而盼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于幽。焦萌而聽于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穀也必凋于歲寒。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謀于樵蘇。

泊曰。第一難喻漢室黨錮之禍。以牧者諷晉王也。

二難

今有宗族巨室。子孫保之。西疇千畝。百農耕之。以衡門爲闕。以堤堰爲垣。以溝澮爲池。既彼千畝。深耕穫而望蓄畜。若無患也。一夕北風拂塵。驟雨衝界。侵犯我疆場。崩潰我隄堰。播蕩我藩籬。浸淫我溝澮。汙濁我妻孥。傾覆我廬舍。此巨室之憂也。出守者可爲寒心哉。當是之時。農夫荷鋤而流歎。結笠而增哀。如欲修其疆扞其災。以鎮撫其巨室。阜豐其民財。培沃其土膏。疏導其津埃。使西疇蒼然。允茂嘉禾。優游于樂歲。恬澹于康塗。領巨室之託者。得無策乎。晉王曰。風雨之虐。固災沴之厲農也。禦則巨室安。玩則巨室危。雖出守之責。而爲巨室者。其亦不能豫患哉。

泊曰。第二難言漢封晉王以爲西北宗藩。每歲受胡虜之患。漢室重寄。何以副之。晉王又歸咎巨室。此亦漢誠失計。

三難

今有妖狐成羣。遊于大苑之中。憩于金穴之內。其容足以媚太陽之光。其氛足以侵雷霆之聲。貪如鼯鼠。矯若雄鷹。狀如狒狒。巧若猩猩。其突如羝。其蠆如蜂。忽萬態。莫知厥機。足蟠乎魑魅之域。跡瓜乎魍魎之墟。飾之以冶容。粲之以文皮。能禮北辰而弗惠乎黔黎。何以爲黨。其名曰貍。此皆獸苑之所不畜者也。今肆然而馳。據以要路。使麒麟不遊于郊。騶虞不躡于囿。羣貔憑威以噬人肉而入苑者不可勝數。肝腦積丘陵。膏脂致淵藪。誠欲彎弓而射狐。設網而驅貔。以廓清其苑囿。豢畜其騶虞。若此者果何術以制哉。晉王曰。狐也養禍于苑。藏富于穴。何忍肆也。欲亟制之。子其問諸虞人。

洎曰第三難語意較顯。

四難

今有採不死之藥者。五遊方嶽。十涉溟洲。窮合靈之墅。掘產秀之兵。披羽服而履赤舄。譚眞訣而煉丹砂。或呼吸而漱精。或偃仰而飡霞。自以爲安期羨門之倫。松子王喬之屬。天子不能爵。諸侯不能祿。寢跡于草野。寄傲于流俗。與浮圖祇軌。老子同谷。趁而事之者。若攀軒轅之逸駕。徼彭聃之遐福也。其名孰美焉。然周穆馳而犬戎叛。秦始遊而二世亡。此二主者。寧無利于民。而憂身之不壽于義。黃寧無利于子孫。而恥國之不延于陶唐。卒有替義黃之憂。後陶唐之恥。意者力之不逮乎。或虛詞詭術。無徵于世。無裨于身國乎。何嗜之而不疲也。晉王曰。夫周之鑒秦所觀也。而始皇不寤。秦之鑒漢所觀也。而武王又不寤。是以

海內淫于方術而棄力穡者三十餘年。然則卒奚益於國哉。

洎曰。第四難意顯而辭激。是時桓帝好浮圖老子之學。故此篇專諷漢室。而實欲感悟晉王。

五難

今有酒徒十人羣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技以爲劇可乎。其一人進曰。吾善于簫。有二人曰。吾善于歌。又有二人曰。吾善于舞。二人善于奕。二人善于壺。客曰。若之藝咸聽于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頃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不節者罰。頃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于舞者亦然。奕者壺者亦然。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其亦善罰矣乎。何取于藝也。九人曰。何子之能忽于罰而不能忽于賞也。無亦罰吾以酒而罰子以名乎。夫酒可以罰。可以賞。是酒不爲厲也。人猶惡醉而辱之。今有司罰人以錢穀。刑人以刀鋸。是猶簫既罰而斷其指。歌不賞而鉗其唇。不亦甚乎。若是而訟于諸侯。以昭漢室之典刑。則何如。晉王斂容而長歎曰。嗟乎。豈惟敝國爲然。若不出敝邑之境。亦無待寡人治之。寡人欲告于天皇。則畿內之有司亦是罰也。布於同列。則隣國之有司亦是罰也。寡人耄矣。先生其輔寡人之子以興漢室。無爲社稷憂。是歲有蝮蛇數千自參井而出。墮于潞城。黃巾破南郡。殺方伯及令。

洎曰。第五難發論甚怪。

修德

徽君遊于呂梁。左權從之。徽君喟然曰。壯哉大禹之治也。治于唐。崩于春秋。壞禹之功。亦晉邑之戾也。今晉無大釁。諸侯不役。然而有晉之憂者。其漢室乎。夫諸侯之傳國也。山不崩。水不涸。是謂載德之國。山不再崩。水不再涸。是謂修德之國。水涸山崩而繼焉。是謂載厲之國。山始崩。水始涸。是謂替德之國。此山川之徵也。晉王明惠而愛士。可以興業。然短于籌略。拙于宏毅。故天下之士。不能盡心于晉。吾又後矣。雖然。吾豈求辱於晉王乎。夫晉天下之強國也。以晉王之明。而國尚儉。無鄭之寵族。故士亦樂爲之用也。苟晉王不于此時奮劍于叢臺之上。以謀晉。則雖有恆山大河之阻。井陘鴈門之固。亦烏足以強乘敝之晉哉。夫明而不能籌者。難以料遠。惠而不能毅者。難以舉大。是吾所以憂晉王也。吾嘗五難晉王。晉王五對而無沮。以此而籌。則晉必爲盟主。而王室亦有利焉。利王室而主盟七國之諸侯。其晉文之業乎。是載德之國。由今而始。由晉而興。東制齊魯。西威秦蜀。南服三楚。中絞韓魏。諸侯其誰不盟。是吾之所以望晉王也。左權問曰。黃巾之亂。孰能制之。曰。古之得天下而帝者。其謀于草莽之初猶盜也。及其得一郡。拔一邑。傾一城。秋毫無所擾。美女無所淫。從善而納策。順如崩石。疾如厥流。然後知其爲帝王之器也。今黃巾之衆。淫毒海內。殘虐生民。天下共逐之。此特犬彘之雄耳。孰不能制哉。權也有烏獲田詹之勇。是三軍之隆也。有孫武穰苴之略。是三軍之帥也。必五倍之敵而後禦之。若黃巾者。敢當于子乎。曰。陸續何如。曰。續也使遊于孔氏之門。其閔子騫之儔乎。吾使之仕。則黃巾之亂。吾知免夫。

董卓

董卓謀篡。晉人告王曰。漢室將授于董氏矣。爲之奈何。晉王聞之懼。謂徵君曰。董卓造亂。將傾我王室。篤其大臣。芥其百姓。襏其天子。意者董氏之亂。其浮於黃巾乎。對曰。黨錮之去國臣已知漢室之無臣矣。董氏之亂。不亦宜乎。曰王允執政。安謂無臣。曰允也名起于布衣。而業墮于鐘鼎。是以執政而無權。苟容于朝。與羣小浮沉。其子賣爵于市。日累千金。是允也積毀于家。養禍于國。而民失望焉。故董氏乘而竊之。謀篡漢室。允爲丕戾。其何能輔相耶。若黨錮而死奈漢室何。晉王出涕曰。嗟乎。以亂臣一人。天皇不能討。大臣不能扞。寡人亦何有于敝邑。將赴王室而抱祭器。藏于原陵。是寡人之願也。天祐王室。則天皇討之。天假敝邑。則寡人討之。是討亂在天也。寡人敢不勤于王室。曰漢祚若替。則諸侯不能驟復。諸侯弗盟。則一晉不能獨舉。王何疏諸侯而懈德業乎。及是時也。修德而飾政。樹盟而固援。必靖厥難。夫以王之賢而棄諸侯之盟。其殆失時乎。晉王不答。徵君出。謂弟子曰。晉其殆哉。非天遠于晉王。唯王遠于百姓。非天棄于晉邑。唯晉棄于諸侯。晉其殆哉。

蟾臺

晉人築蟾臺以居徵君。周岑進曰。蟾臺非晉王之所築也。而子居之。何乃自簡若是哉。徵君曰。是臺也。晉人得而築之。若諸侯者豈能下交于士乎。諸侯而下交則失其勢。故諸侯以勢交者也。非交以德也。士無勢亦安得而交諸侯乎。曰昔者朱儁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守而無智。不可以保身。威而匪仁。不可以臨民。陸績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績乎。孝可以勸百辟。智可以安諸侯。仁可以懷

百姓。張裘之行也。問臨民之道于子。子告之曰。汝盍醫乎。曰何謂也。曰世將無道。則天子有虛眩之疾。諸侯有怠荒之疾。百姓有饑餒之疾。大臣有貪蔽之疾。有司有夤緣侵漁之疾。受斁之臣有要君附權沽舉之疾。夫國家如寄也。而有上下之險。疾擾而攻之。國焉不危。子欲臨民。醫是而已矣。曰何以醫也。曰子能以仁義爲藥。以政教爲湯。先瘳乎主疾。而後瘳乎諸侯臣庶。不亦善乎。曰此夫子之醫也。弟子何敢逮。曰畏黨吾將醫諸侯。若諸侯瘳。國亦不危。諸侯不瘳。豈惟藩籬之禍。亦國之災也。由此觀之。士之交乎諸侯。猶醫者之交乎疾。不能離也。而夫子云云。無欲以晉人之故而自釋與。曰子何以爲士交于諸侯乎。昔鄭人有膏肓之疾。三年而不出戶。或告之曰。子之疾危矣。求良醫以瘳之可乎。曰市無良醫。何以求爲。曰有良醫者。在于楚。子以百金致之。彼必不遠千里而赴。鄭人果得楚之良醫以瘳其疾。是醫者未嘗求疾而治也。醫在而疾者求之耳。然則爲士者亦諸侯之求之也。豈求諸侯而交與。吾受晉王之聘。猶楚醫受鄭人之金也。鄭人得之而瘳疾。晉王得之而不瘳。吾豈不若楚人之醫乎。亦信與不信也。今黨錮又告難于朝。王室之疾殆甚于晉。吾已矣哉。

貽書

陸績歸吳。貽徵君書曰。績也佩先生之訓。竊榮一職。私激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罷敝。諸賢錮斁。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內囂喁。有新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怨慕而盤桓也。績賴先範。得奉諸賢之清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績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濟斁力。以樹中

與之功。挽孟世之威。則先生奚舍浦輪而就衡榻。去王國而賓藩籬乎。續嘗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蹈山川以紀之。八馳孔轍。九遊禹川。續之願也。及館于秦邑。將執洒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仕。遂許身于漢室。亦唯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王甫曹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羣削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刼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干之忠。外有箕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慘于春秋。夫漢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鷗夷子游。濯纓五湖之濱。流憩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續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晉。令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爲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爲。殺戮豪傑。分立鉤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淹驅馳之踵。理必亡之緒。動諸侯而持漢室。誅奸雄而安海內。屏左道而正朝廷。皆欲望諸侯而爲之。雖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此遊者。無亦以負鼎爲心。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栖栖于宋衛。子輿濡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爲也。續也復欲從事於未竭菲薄之軀。而不敢以吳晉爲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心也。奈婚姻未畢。疚癘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母。躬耕薄嶮。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饉。而吏不加卹。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充路。關市唯譏。是吳之危甚于晉。續又安能舍父母之邦而遊也。往歲歸吳。假道于汝南。盧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陽之田耕而不賦。

麒山之臺藏琴而不毀。雀巢于衡。愼陽之人皆不弋。草蕉于徑。愼陽之人皆不樵。此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不渝節。蔚鄉不辱命。其仲舉游平子幹孟博公孝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興者也。續不敏。進無毛焦之諫而忠于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不自砥礪以遠令名而厚爲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長歎而不寐也。道里遼阻。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無期。抗情于辭。不盡種種。徽君以書示李元曰。傷哉中原之書達矣。是歲徽君去晉。

泊曰此篇文氣慷慨。情意懇惻。

天祿閣外史卷七

賓蜀文

至關

徽君如蜀。踰棧道。至關。關吏譏而不納。從者慍。徽君曰。國有禁是也。乃館于國門之外。子高私與之贐。徽君覺而徉臥。關吏請入。子高喜以告。徽君曰。國無禁。吾不入矣。子高曰。先生未至蜀之關。驅馳于道路。將以赴也。既至將以入也。關吏譏則曰有禁。關吏請入。則曰無禁。岑也惑焉。徽君笑曰。子惡知哉。夫先王之設關也。以戒不虞。故負關擊柝。皆以其職而事于王。四民非關不由。非譏不入。此先王之明禁也。今吏曰不可入則止。吏曰請入則行。是由吏也。非由禁也。吾聞先王以禁爲關。未聞以吏爲關也。出入于吏之口。乞人猶惡之。況賢士乎。夫賢士國家之巨關也。扞不軌而遏佞人。驅曠民而制狂族。鎮百姓而寧諸侯。不倚爵而貴。不恃祿而富。其尊莊而顯厚也如是。汝徒見諸侯之關。而不見賢士之關乎。子高曰。夫賢士之顯于時也。必先由諸侯之關。而後使諸侯由其關。不然。雖厲敬義之禁。擊仁智之柝。諸侯不聞焉。不聞于諸侯。何關之爲。昔仲尼以仁義爲關。周流列國。然猶絕糧于陳。削迹于宋。而不能扼諸侯之關。故退而設關于六經。以防名教。老子以道德爲關。猶騎青牛而過函谷。以避周亂。史之文曰。周太史耳。西出函谷關。遇關令尹喜曰。周將亡乎。蘇秦張儀以縱橫爲關。而顯諸侯。諸侯役之如妾婦。商鞅申不害以刑名爲關。

而制黔首。諸侯待之如雞豚。夫蘇張申商之徒。皆干謁于諸侯。而後能聘其術也。緊先王之道術。陋蘇張申商。諸侯慕之。若酷火之求濟于水。危疾之求瘳于扁鵲也。使先生不由諸侯之關。而貧左右以流譽。則雖欲效蘇張之揚眉而談笑于傾蓋之際。不可得也。今士庶之遠涉者。皆擁于關。關史拒之以待先生。恭亦甚矣。先生以爲悍而不入。何弗恕也。抑且以爲固。弟子不遠千里而從游。爲道計也。今遇國不入。宿于關外。是輕身而賤道也。賤道則曲。輕身則戮。先生其若之何。徽君曰。是則然矣。使爲士者懷道而見諸侯。諸侯拒而不見。士將去諸侯。又求之于斯時也。士亦復見耶。吾之游于諸侯。非無交也。魯招以玉。齊聘以羊纁。魏招以駿馬。韓招以方圭。秦聘以幣及旌。晉聘以白貂。其交也殷矣。故去巖穴之樂而與諸侯游也。今蜀招我以寶劍。其文曰利用之器。吾入蜀之疆。與轞旅羣蜀使過而不識。故不得返命韓王。遂不出郭而逆。吾亦唯是好游而不相聞。恐擾其土地。走其耆老。是以潛至于蜀國之關。而關吏辱我以不納。瀆我以無信。迹其所爲。諸侯聞之必罪焉。後有治關者。必以吾一人之故。而怠其譏。無乃亂禁乎。所以待而不入也。子高不能對。徽君曰。吾將就駕棲于太白之岡。以觀蜀國之政。待漢室之清。不亦可乎。汝愛其師而不愛義。吾其沒身已哉。館人以其情通于關吏。關吏匍匐叩頭而告曰。僕賤吏也。不能旌大賢之履。實以不恭。久淹高駕。且獲戾于左右。賤吏唯命。蜀王若聞之。以爲小人蔽扞賢者于外。罪無宥。賤吏亦唯命。若夫子忘賤吏。則生不忘。則死。是賤吏之禍福在夫子也。徽君笑而不應。關吏知從者之私賂也。出謂子高曰。僕命寄旦夕。不敢荷子之惠以重罪戾。乃反之。時蜀王將田出關。過徽君之館。徽君鼓琴而歌。蜀

王聞之曰吾國有賢者至乎遂獲徵君以歸

招賢

徵君疾使徐淵說蜀王曰今天下之王蜀爲雄矣而士不至于國者豈賢王有遺行與蜀王怫然曰蜀國有名山廣川賢豪明智之士悉產于茲奚待天下士乎徐淵曰賢王欲以蜀之士爲士乎哉此秦始皇逐客之意而李斯所以強諫而難者也夫蜀之士其賢于淵者或衆矣然天下士豈無有賢于蜀者乎以淵之不才而棄天下士何賢王之待蜀重而待天下輕乎此言非所以安蜀壤而匡漢室也賢王爲宗室之首祿倍于三公爵貳于天子勢埒于諸王據蜀之雄藩以爲固而不能當天下之一面扶漢室之危弱其故何與董氏以陶廁之夫登廟堂之上陵劫天子號令臣庶汙濁社稷輕蔑王侯漢室之形譬如垂瓦扶則暫安不扶則速危不告難于諸侯傳檄于天下坐使漢賊陰謀以竊神器是以農不暇耕女不暇織皆拱手以聽董氏之命若此時倚望而不舉臣竊謂賢王無輔漢之日矣夫漢室之于賢王不可謂薄也宜以此時傳檄天下告難諸侯發私廩之財收英雄之士先誅漢賊之黨以靖東南則西北之陲不勞而定矣然後洗甲于二川流凱于三峽倒戈于棧道功孰踰焉漢室之安可倚牖而待也王其圖之

問疾

蜀王得徵君而喜聞有疾忽焉而蹙乃以單車造其門徵君知蜀王至掩帷而臥命李令候于階蜀王見李令而問曰徵君不能出與曰不能曰寡人入以見可乎曰既臥矣俟瘳然後請入曰徵君得無瘨乎曰

猥不爲疾也。曰然則何爲。曰予聞之。天以薄蝕爲疾。地以崩溢爲疾。天子以幽厲爲疾。王侯以驕泰爲疾。士以貧蹇爲疾。大夫以酷佞爲疾。庶人以饑寒爲疾。今徵君之疾蹇也。國不舉賢。使士有蹇疾。羈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羣。膏粱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疾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爲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士爲醫。疾以貧蹇。故士以夢北爲醫。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主爲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爲醫。然則徵君之疾。藥石有所不制。鬼神有所不虐。寒暑有所不侵。徵于色而不見其槁。動于聲而不見其戚。歌于鼓琴而不見其樂。歎于臨川而不見其憂。此徵君之所以爲疾也。蜀王頓足而嗟曰。寡人處西海之僻壤。奚敢當徵君乎。得子足以安矣。曰得臣蜀可以霸。得徵君蜀可以王。漢室其隆乎。王若欲安蜀。則賢有司職也。奚必得臣哉。蜀王慚顧謂左右曰。寡人得徵君。若桓公得夷吾也。寡人得仲默。若桓公得寧戚也。周末而齊霸。其二子之功乎。

尊王

蜀王問興國之策。李予曰。昔我光武皇帝之中造也。以天下封諸侯。功臣皆固守藩鎮之地而寧社稷。是故其功臣之先。戮力草莽之際。驅馳險阻。以立百戰之功而定大業。子孫嗣武。世守丕基。進可以輔漢。退可以全國。向謀而不成。何功而不立哉。邇來國步多艱。內變陳而外釁作。謀將戮而諫臣刑。左道倡而王政熄。百姓離散。有思亂之心。此誠明侯效忠輸悃之秋也。今天下同姓之諸侯。皆欲抗憤以報漢室。修會盟之典。徵君是賓。此其志不末矣。明侯此時不以誕告諸侯。靖寧國步。以爲功首。至于肝腦塗函谷。棄鼎

棲銅駝。乘輿蒙沙而中原流于左衽。然後圖之。是猶火既及薪而後覓井以救。不亦鈍乎。臣不敢以詭祕說明侯也。亦以漢室無必亡之勢。而明侯有可爲之資耳。昔者西京亂于王莽。當是時非特諸侯弱也。雖異姓之功臣亦莫有效忠而輸悃者。豈背漢哉。由高帝以殺戮爲武。而不留功臣于子孫。故王莽之亂。不待雲擾而新室立矣。此皆養亂之禍也。使當時有藩封之臣。皆韓彭之後。必能感激功臣之心。以忠于社稷。則西京至于今而延也。我光武皇帝以寬仁易殺戮。故二十八將皆裂土而封。世守而不替者。亦憤西京之覆轍。劇新室之禍鑒。是以全功臣之名與諸侯並翊皇漢而永業也。今漢室紛紛。權臣荷鼎。威炎蒼生。王察而好戮。使諫臣結舌而不敢言。危亡之禍固已形矣。而功臣之救不至。抑何與明侯自以爲宗室之疏。而土壤之僻。無效于漢室也。獨不念先皇之恩乎。今主上之遇明侯未疏也。宗室之諸侯王莫加焉。巴蜀之地。以秦楚爲羽翼。而棧道達于中原。未僻也。諸侯之土壤莫加焉。奚困富貴之樂而忘社稷計耶。

蜀王曰善。

泊曰。蜀侯以與國之策問李牟。而牟之對無一言及于所問者。其經綸天下之志。又隱然于事辭之外。故全篇要意。大抵述西京之故事。反覆論之。而引諷當時。以尊漢室。勞諸侯爲要。又假功臣以激發當時之諸侯。此外史傳心之法也。唐之藩鎮。其未識此義者乎。

自強

蜀王以太牢饗徽君。徽君問曰。巴蜀之國。接壤于關中者也。而民不知戰。巴蜀之民。齊風于中原者也。而

國不知禮。豈有司之過與。抑賢侯之不遑于斯也。蜀王避席而對曰。夫爵寡人受之。邑有司載之。不敢煩也。徵君曰。然。夫有司所以導禮而教戰也。今之爲有司者。諂酷不廉而急于名。故不能導民以禮。循苟簡而樂安佚。故不能教民以戰。夫今之成都。古之蠶叢也。賢侯以成都爲幕。山川之固。雄于秦晉。而守無民之爵。禮也。然有司不能靖其土壤。訓其民人。以弱西藩之勢。賢侯坐而不告。何爲其然也。蜀王不能對。徵君曰。今王室弱矣。王室弱。則藩鎮亦弱。因其弱而強者。謂之勇毅之傑。因其強而弱者。謂之柔恭之臣。弱而不強。非毅也。強而不弱。非恭也。今王室既弱。諸侯又守之以恭而待其敝。民何賴焉。臣聞之。牛牧于農而役于農。故效並耕之勞。馬畜于人而乘于人。故收並戰之績。諸侯爵祿于國而不能扞于國。何歟。今天下諸侯之富者。莫如賢侯。積粟成林。委珠成淵。有數百萬之餘業。若養兵而待戰。賙民而待勞。可以供十年之費。則江南之賦不盡歛。百姓之脂不盡剝。山澤之利不盡出也。且以茂賢侯之功。而長享其爵祿。不亦善乎哉。易曰。利用爲大作。願賢侯作之。無怠焉。蜀王曰。先生其社稷之士乎。寡人將傾心以事而幸教之。蜀之民唯先生所用。蜀之士唯先生所舉。寡人遠讒以安賢士。無使爲諸侯笑。是先生與寡人百執事咸有錫也。是歲天皇使郎中令採丹青于蜀。

平刑

蜀王問徵君曰。今廷尉平乎。徵君對曰。夫平刑者必先平其心。是以刑清而人說。今之爲廷尉者。刑不當其罪。罰不當其過。以貨爲權衡而折刑于民。民以輕過而受重刑。徵罪而得厚罰。故笞者多桎梏。不赦者

多無刑。禁弛而暴者多縱逸。囿圄成市。強弱相欺。暇則羣酺淫戲以爲樂。讞則垢衣穢面而乞憐。累之以日月。淪之以年歲。而終莫之平也。自廷尉不平。而郡縣之有司。皆效其刑罰。亦以貨爲權衡。是故刑之不平。以貪致也。貪則餧而詖。廉則剛而直。故貪者若明。廉者若愚。此刑之所緣而疑晰也。是故郡縣之失刑于民者。其起于廷尉之不平乎。雖然。廷尉之不平。亦視乎國之誅賞黜陟焉爾矣。今無罪者誅。無功者賞。無過者黜。有過者陟。由此觀之。廷尉安得而平哉。襲勝曰。人主正而廷尉平。廷尉平而郡縣理。郡縣理而萬民治。刑措之風。其庶矣乎。蜀王曰善。

泊曰。此外史刑法志也。

黜陟

蜀王問徵君曰。今有司寡廉而多貪。將誅之乎。抑黜之乎。徵君對曰。黜而不誅。則貪者希進而忘其恥。誅而不黜。則貪者希退而忘其忠。既黜而賞。非以勸廉也。既陟而誅。非以勸能也。宜黜者黜。宜陟者陟。宜賞者賞。宜誅者誅。然後貪鄙化而廉能勸。典刑明于上。政教暢于下。則黎民乂安而優于唯正之供。故農者樂爲農。工者樂爲工。商賈者樂爲商賈。無流徙之患。無鬻貸之憂。無怨譖之悖。而信讓行焉。夫君者大臣之表也。故明主有擊壤之歌。則大臣有輿人之誦。上有畫一之諺。則下有五袴之謠。此表樹而影必從者也。楚人有言曰。大臣無貂裘。則有司寒。大臣無甘饌。則有司瘠。大臣無私門。則有司廉。今之大臣好畫一之諺而惡聞楚人之言。憲也其惑乎。蜀王曰。功臣與大臣異與。曰。內則大臣。外則功臣。大臣在內。猶在外

也。功臣在外。猶在內也。近君則榮。近民則泰。其勢均也。雖諸侯亦然。王請無泰可乎。蜀王有恧色。徵君出謂魯猶曰。蜀王耄而富弛而亢。民其玩矣哉。

洎曰。此外史百官志也。

請金

蜀民赴幕請金。蜀王發五十萬鎰。蜀民請倍。蜀王命左右告曰。勿以爲貸。爾衆其克勤于利。越蜀之境。若博而狎以播吾財者。刑罰之。爾衆毋惰哉。蜀民皆唯唯而去。左右問曰。嚮也。發庫廩以賑蜀民。君皆倍之。今何以無倍。蜀王笑曰。邑有賢者。吾方式之。不敢以爭于民。故賑而不倍。所以修吾譽也。左右曰。君所謂賢者其徵君乎。夫徵君叔度一羈士耳。其寓蜀也。亦欲乞餽于幕與蜀民羣也。豈足爲賢者與。蜀王曰。不然。吾聞士非孝廉不徵。非賢良不舉。其高蹈而不爲臣者。夫是之謂徵君。今天下公侯者什伯。而徵君者奇。不亦尊乎。懷王室而激諸侯。不亦賢乎。故賢者有無爵而爵。無祿而祿。不恃軒冕而貴。不待鐘鼎而富。不以國存而安。不以國亡而危。其徵君之謂乎。吾幕無士一獲而歸諸侯師。惜乎吾耄矣。吾將讓爵于徵君以利巴蜀。王室亦賴焉。吾雖不恭。亦世載厥譽。知吾之能侯而好賢也。徵君避爵而往。吾又有令名于時。今將季世也。王室若混時無靖寧。則諸侯猶不忍侵蜀。是吾一舉而安全蜀之民。不亦可乎。左右曰。臣蜀之鄙人。不識徵君之賢若是。雖然爲諸侯師。其志必淳。君安得而淹之。宜厚爲之禮以謝徵君。天下高君之義者亦多矣。豈必讓爵乎。夫棄先皇之澤以替其業。不可謂仁。以爵而縻賢。不可謂義。悖明典以自

殖不可謂恭徵君誠賢者則君之所舉瀆矣瀆賢以干名臣竊惑焉

辭爵

蜀王薨蜀人迎徵君于幕徵君避青城左權曰子以萬言說諸侯孰若享益州之富哉今蜀之父老皆杖策而迎民心歸矣子固辭之智者不爲也徵君曰吾聞之行一不義君子所戮況天皇之爵祿所以寵諸侯者而士受之不義孰甚焉昔介推辭祿仲連避爵是皆諸侯之賜猶未至于讓國也而二子卻而不受吾以不命之爵受之是使介推仲連攘臂而笑于地下誠不能一朝攝也且有不次之戮夫士不遇于時而徉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于八珍敝裘麻屨逸于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爲恥已左權曰奈蜀人之望何哉曰汝不聞莒人有狗人而忘身者乎以千金遊于天下必求其悅己者有不悅者則分金而惠之悅己者不益于人而金竭遂憾而死今吾潔其躬而失蜀人之望非固也竊慮莒人之金不足以勝悅己之衆耳故曰愚者不謀羣聚若立智者決策朝不得食由此觀之蜀人之望易成而羣易合也何足眷眷哉左權曰權也陋徵子啓之弗章

火災

李爭觀象于軒轅之臺有星數丈流于冀州其光如旦李爭哨然曰胡運其興乎又有宮闈之災內外樹難漢室其將爲周之東乎越明年夷人寇玉壘之關洛陽爭眞宮災天皇爽太乙眞人方祠浮圖老子火圍宮苑煙燄蔽空宮女悲泣相枕而焚天皇幾不得脫太乙眞人猶以符咒祝之火迫亦奔而出見百官

擁列于銅駝陌。惶懼掩面。京師爲之語曰。斗宮火。不得出。太乙眞人焦頭爛額。又訛言董氏以兵權劫天皇。天皇憂懣。問于相國王允。允對曰。臣聞老子善用兵。雖有匪臣。老子必爲陛下卻之矣。陛下益宜躬修斗默。勿以爲憂。又問曰。朕之敬神。可謂露心矣。何以致災。允對曰。宮闈之火。實陛下輝光之德所致。況聖澤以火德王。此中興之象也。天皇大悅。王允少有雅望。善屬文。時輩皆以允有國士之風。及爲相。舉動猥陋。唯與時浮沉。外飾體貌。而內懷奸妬。又交通宦官。以固寵祿。百官有司進士皆倚其門。有稱允爲父。令妻妾問寢饋。養一如家人禮。以此樹富。凡考績所去者。皆貪緣而進。天下士大夫始壞廉恥而鼓舞于聲利矣。故一時寵渥者。若太乙眞人次及董氏。其次及相國王允。權勢黨類。分爲三穴。播聞蠻夷。是以豪傑益解體而議漢室。匈奴累歲紛擾邊境。以誅一邪二佞爲名。東南虛置。海內罷敝。雖桓帝荒于游畋。國步多艱。未有極于此者也。是歲太子驟疾。中外頗疑。天皇乃殺閹宦七人以塞其咎。

泊曰。此篇如史臣紀事之體。其所述漢廷時政。考之漢書往往不合。至于所云太乙眞人。又漢書所不載者。故外史疑晉時文云。

避難

益州守徐嵩坐贓繫獄。有武陽令文龜齡亦坐贓于獄中。乃相國王允門人以孝廉舉高第。時御史按獄以死論。益州守揭額乞憐。密以千金賂之乃免刑。遂問戍雲中。武陽令以中倚之故。獨揚聲抗辭于前。其獄竟釋。蜀人爲之語曰。益州太守徐仲高。坐贓論死克嬉姚。武陽令尹文壽伯。坐贓譚笑挾相國。後龜齡

遷爲左馮翊。又與相國王允之子橫掠良家女婦百人。充于閨室。爲鄭衞之聲以奉相國。京師醜之。雖髫童輩皆呼爲糞中郎。以其汙濁士林。爲清論所鄙。及董卓暴虐。相國王允亦俯仰其門。每與卓論國家機務。必以袖帨口侍側供唯諾。無敢疑者。文龜齡亦恥相國。奴于董氏。私謂相國之子曰。董氏懷趙盾之謀久矣。若一舉而敗。必及令公。吾屬安所附乎。曰何爲其然也。曰令公以相國之尊。負海內之望。權侔天子。富埒王公。此人臣之滿者也。又奚枉迹于董氏之門乎。董氏弄柄。淫惡日彰。其禍可抱足而待。令公宜潔名于廟堂之上。效李杜之忠而密之以謀。鑒陳寶之既而濟之以才。使國家無虞而同享封祿。不亦可乎。曰吾翁必有見。汝勿復言。文龜齡還家。謂妻子曰。吾受相國之恩。無及報矣。遂謝病免爵。斂金玉斗乘以歸。客于荊州。董氏果作難。君子曰傳云。至貪者明。至佞者殺。其文龜齡之謂乎。

泊曰此亦記事之體也。其文絕類史記。

岷山

徵君登岷山。望汶江。思禹之績而歎曰。浩乎汶江。岷山鎭之。茫茫禹功。險于梁岐。孔紹祖曰。吾聞王國有難。則諸侯告于山川。今漢室難矣。而諸侯不告。何以徵福。徵君曰。夫諸侯修德。則告于山川社稷之靈。以肅其民人。民人于是乎忘恩而不敢侮。可以勤事而扞難。其山川社稷之靈亦庇焉。故旱溢之沴不侵。崩竭之災不虐。瘴厲之戾不淫。嘉穀豐而民人洽。故君子入其國也。觀風于山川。而料民人之豐阜凋悴。以因革其政。觀氛于社稷。而知土壤之堅鬱昭明。以節制其宜。是以民無爭心。俗無悖志。王道成焉。然後知

先王之報勳德于社稷之神也。故生則爵祿以榮之。車服以錫之。宴饗以親之。賞賚以勞之。死則褒之以嘉謚。祀之以五鼎。養之以世祿。紀之以文章。其耿光懿節。昭乎上下。配乎山川。以主其陰職。而降休咎于民也。是以駿顯之烈。與江漢同流。詩云。荷天之貞。德音振振。垂厥景福。君子神明。此之謂也。

巇山

徵君遊巇山。道遇猛虎。徵君倚磬而坐。謂左權徐淵曰。猛虎當道。吾死矣。夫頃之虎近于磬。左權以臂當之。虎懸尾叫嘯。左權執其尾而倒馳。踰巇山之岡。徐淵挾弓矢追之。見巨壑中羣虎食一樵者。徐淵臨穴而發矢。弦絕。徐淵以弓擊虎。傷臂。趍伏于蓁林。左權負虎皮以救徐淵曰。徵君安在。曰。鼓琴于磬。吾子搏一虎而羣虎皆出。吾以矢射之。其弓不揚。爲虎所咥而傷其臂。子雖勇。不能制羣虎之猛也。左權莞爾而笑曰。制之何有。昔者與客涉瞿塘之峽。即徵君欲之楚遊道也。舟覆。得檝而渡。有猛虎羣飲于峽。一搏而獲斃者二。客曰。吾與子將赴于峽下之流。得一檝而俱免。又搏羣虎于峽上。如制嬰兒。是渡二峽也。虎不制則後涉者或免于峽。而烏能免峽上之虎乎。若子之勇。可以倒峽而西矣。今之所遇奚足恩哉。遂歷巇山之壑而搜之。羣虎皆斃。徵君顧謂二子曰。汝其奮于巇山乎。夫猛虎憑威于山。猶猛臣憑威于國。不可逸也。故猛虎在山。勇者制之。猛臣在國。仁者制之。昔虞有猛臣曰驩兜。虞舜驅之。周有猛臣曰飛廉。周公戮之。魯有猛臣曰少正卯。孔子誅之。此皆制于仁者也。嗟乎。今國之猛虎逸矣。而仁者不制。豈無仁者與。抑仁者在下位而不能制與。吾是以鼓琴于磬而悲歌也。小子其勉乎哉。左權曰。巇山之虎。苟無以制。夫

子尙能倚磬而鼓琴乎曰仁可恃也勇則敵不可以恃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故不善勇者制于勇善勇者制于仁遇虎而倚磬鼓琴汝徒見吾弱也而不知仁者有無聲之威有無形之兵乎左權曰唯唯吾今而知善勇之術也

去蜀

漢綱范滂李膺陳蕃竇武劉叔毅之徵君歎曰漢室死難之士有五人焉李糸曰昔者三仁斃而殷滅今五仁錮而漢存猶未若紂之當罪也意者尙有待于繼乎徵君曰何以測其然也曰執命之臣虐而未播畏主察也殘民之臣貪而未弛希主祿也畏察者謀必疑希祿者志必弱弱者懷榮恩疑者懷刑斃是以張角黃巾之衆提劍于郡邑而卒無全踵以懷刑斃者之未附也故漢室之形必繼統而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是之謂乎吾聞過盛之朝災沴不消以憂其過也臨亡之國災沴亦熄以無庸于警也故災沴之象恆集于過盛將亡之際由此觀之漢室其隣于亡乎徵君曰誠哉是言也夫磋將潰則不可與網罟之夫謀國將亡則不可與章句之徒議今漢室之形危矣而章句之徒猶執簡以從事掩耳而呻吟弄文墨以求一帛之賞而飾譽于流俗機巧驚愚志意賅衆自以爲儒林之雅蹈也距知測危睹形之士已慷慨于巖壑懷鷹揚之具蓄淵默之謀而天下調如也李糸問曰自黨錮既斃漢室無主董氏乘之總百官而制朝廷殫徭賦以荼毒天下諫者輒誅而陳尸于市朝盧子幹以八尺之軀而任社稷之重夫豈守章句者哉然而不能制董氏之柄是以抗議于漢廷而無所建白何謂也徵君曰子幹欲以抔土

而塞濁涇。以握石而補崩山。其不戮也幸矣。使子幹有林宗之風。則翻然而去。誰不善之。自桓帝不君荒怠無度。政移中官。天下貢獻者。先入私窟。而後以羨餘貢于廷。天子爲塗旅犀象麋鹿棲于乘輿。是以宗室不靖。江漢雲擾。成以圖漢室爲名。然而未亡者。以刑未及于諫臣。而忠憤者。鱗次而出。猶不能起塗炭之禍。以濫觴于今。濟之以殺戮。困之以徵輸。匈奴暗于雍冀之境。而內外之勢成。故漢室虛弊。而天下無綱紀文章甚矣。所以豪傑奮庸之士。寧沒齒于溝壑。而不忍盡言也。今以一子幹而欲挽漢室之危。不可得已。是歲徵君去蜀。

天祿閣外史卷八

賓楚文

去就

徵君之楚。桂陽守逆于雲門。拜而道曰。僕守桂陽。土壤日曠。三載匪績。竊聞徵君之風。鄙心浹暢。沐披拂之餘馨。遂爾弛簿書。輟錢穀。洗訟庭以曹溪之波。潔陋室以韶山之石。爲徵君淹也。仁駕義軌。軌得無暫稅乎。僕從長者之後而行矣。徵君曰。伊嚘嚘與瘖瘖奧。時不可以止與。甫是以征也。將南謝楚王以歸來與。曰。徵君何鬱伊而弗增也。愚聞聖人之規曲世。若火之規曲竹。治其節而削其枝。顯其幹而裁其根。然後商販而爲利。工斲而爲器。今漢室之形若曲竹。何不倚而規之以匡輔其傾乎。坐而策之以宣裕其業乎。爲之禮樂以順導其民乎。夫物曲則棄。人曲則弊。世曲則傾。唯智者覩形而知影。是以規其所曲而全其所直。遊乎自然之原。此仲尼之志度而管孟之爲也。徵君方效乎孔孟。而有捐時之慤。既信于諸侯。而流歸與之歎。是徵君之奮草莽而就采聘。意者欲揚空名而不顧。其實耶。何落落而不羣也如此。曰。子徒知曲竹之可規。而烏知曲棟不可以使之直乎。知曲世之可規。而不知曲主不可使之庭乎。鷹隼爲鳳。狐狸爲麟。葭菼爲藕。蒺藜爲蘭。故賢士之處世。明主求焉。常主忽焉。是故放勳以之讓。后羿以之棄。高宗以之夢。帝幸以之剖。周公以之握。穆公以之殉。句踐以之謀。祖龍以之坑。由此觀之。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

鼎而于湯。伊尹不知其爲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爲戮。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稅冕則戮矣。若甫之所遇。不可謂不戮也。惟楚聘就而未報。故爲此遊以待其戮。胡可淹也。憲也非敢傲子之命。實惟不懌苟處而淹吾豢譽也。亦何功之爲。遂不入桂陽郡南郵于長沙。

時勢

徽君見楚王。楚王曰。今王室卑而諸侯弱。何策以待之。對曰。天下勢也。合策者順。合謀者成。合意者固。以縱橫之策合者。事成而名敗。以縱橫詭詐之意合者。機固而業頹。是以齊桓之霸。策于信義而已矣。守信而文于禮。執義而通于智。守信以盟。執義以聲。故能尊周室而雄諸侯。道路無怨旅。中原無塵鏖。當是時。桓公爲五伯首功。而號令可以一海內者也。然猶以服事周。得顯永厥業而不替。終桓公之身而齊無有干戈于境上者。故諸侯稱義焉。夫信義者王伯之門也。求策術而棄信義。不可以爲諸侯。楚王欣然而言曰。徽君不穀之管仲也。唯幸教而輔相之。徽君因難曰。楚之山河與楚之人民孰固。楚王曰。不穀聞之。國以山河城郭爲固。家以垣籬機閥爲固。未聞以人民也。曰。山河之固孰與守之。曰。信義哉。曰。守信義者。王欲委諸山河乎。抑委諸人民乎。楚王無以對。曰。王何以山河爲固也。苟無人民之衆。則楚之山河其爲猿雁之棲乎。楚王問曰。昔者齊桓公陳師于召陵以伐楚。屈完諫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然則楚之所以爲固者。方城漢水也。是以能輕齊之衆。可爲固國之勢。非山河矣乎。徽君對曰。夫齊之陳召陵之師也。豈不聞楚有方城漢水之險者。當觀兵之際。

屈完以德動桓公而又及諸侯會盟以示信。故全齊之衆遂卷師以旋。而不欲耀武于南海之陸。豈方城漢水足以卻齊而存楚乎。使屈完不盟。則齊楚之得失未可知也。楚王有慚色。徵君曰。賢王以宗室之英。而楚國之民不懷。又靖安而無外患。宜賢王之以山河爲固也。王亦不熟慮乎。今天下舉貢者一室。漕運者一渠。皇圖之籍。尙負于畿甸。征討之命。尙係于天皇。故諸侯未爲戰國而得以靖安無虞也。雖然諸侯將勞矣。誠宜布信而宣義。以懷楚國之民。而告王室之難于諸侯。結之以盟誓。飫之以宴享。使四隣親睦。而同姓密于婚姻。然後告諸天皇。代其誅罰。驅遏戎騎。翦滅奸雄。烹炙貪虐。顯巖穴之士與之謀國。雖無會稽之恥。而有嘗膽之心。無報吳之舉。而有霸越之績。是謀策之徽聲。而文武之烈光也。王其圖之。

田獵

楚王問徵君以田曰。古之諸侯好田何爲也。徵君對曰。臣聞諸侯之田。所以靖民。非以禽荒也。故社以示之禮。振旅以示之威。文章以示之武。蒐于春。宣陽氣也。苗于夏。扞嘉萌也。獮于秋。順休令也。狩于冬。導陰滯也。四時之田獵皆所以廣仁也。禮曰。諸侯既田則齊明盛服告于宗廟。惴惴翼翼。若有臨鑒。而不敢淫縱其身。有獲狐者。則命之曰制爾以媚。有獲虎豹者。則命之曰制爾以猛。有獲梟者。則命之曰制爾以逆。使百官皆懼而奉職不懈。然後論其田功。虞人簉而多獲者賞之。獲而失其髦者罰之。私養而不獻于廷者杖之。玩田而傷鞠相格而厲弱者刑之。又爲之讌以勞其考。爲之揖讓周旋之禮以平其志。爲之歌詠舞蹈之樂以蘇其氣。于是乎知先王講武之有紀也。至於春秋戰國之諸侯。淫荒傾于酒色。殺戮極于臣

民。以田之心行田之事。布田之政。畋游而無厭。縱欲而不武。蒐狩而失時。出不治兵。入不振旅。是焉取于田哉。如是而爲諸侯者國必亡。夫先王以殺一不辜之心而田獵。故仁昭而業顯。後世之君以田獵之心而驅百姓。故身斃而國亡。此無他。敬逸之塗異也。今王欲田。亦舉先王之心而已矣。

恥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對曰。昔者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遯。男女不得。有從者引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揚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負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孔丘攝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鬬。從者將死。季孫聞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爲從者之有怨。李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窒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于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爲辱。禹不以誅鯀爲辱。文王不以拘羑爲辱。周公不以流言爲辱。仲尼不以裂竿爲辱。聖人之心盡于天。而奚迹之爲。楚王曰善。

漁論

徵君自以不得志于諸侯。燕居而歎。客有諷徵君曰。以子之智。何不如楚磯之漁乎。徵君曰奚爲不若哉。客曰。夫楚磯之漁也。擊竿而歌。隱笠而臥。自謂無懷子棲于洞庭之渚。磯于七澤之畔。吞雲吸霞。浩浩乎

與太虛同流。羨魚而無心于鈎。倚磯而無迹于物。臨洞庭而望瀟湘。窺九谿而瞰七澤。旁矚乎武陵之源。和飲乎滄浪之水。終日坐而得魚。大鈎無空網。小鈎無空鈎。雖五溪三澨之魚。皆慕餌而投其鈎。故能爲魚之司命。今漢之七國。猶楚之七澤也。七國之封建乎諸侯。猶七澤之棲息乎魚也。七澤倚洞庭而爲固。不猶七國倚漢室而爲藩離乎。子何不以洞庭之渚爲棲。以七澤之畔爲機。坐而得諸侯以顯其業。使國家乂安。海內殷庶。九夷八蠻。不毛之類者。皆慕義而賓乎。何必遠漢室而棲藩離。辭王命而就侯聘。濡七國之路。而終爲匹夫之羣乎。徵君撫琴而釋諷曰。甫聞聖人達權。賢者完節。故士欲奮而無君。則進夷狄而梦諸夏。時既晦而懷忠。則釋耒耜而負鼎俎。是以旁擇乎諸侯。歷聘乎四方。譚笑而策功烈。布韋而歸故鄉。此士夙夜之願也。昔務光遯而伊尹干。伯夷隱而呂尚出。接輿狂而孔子遊。介推蹈而狐偃翊。莊周疎而孟軻毅。四皓棲而毛焦激。此皆得志于諸侯者也。子徒見無懷子漁傲于楚磯。而烏知有心氏擊磬于衡國。是猶覩山雞之垂翰于樊籠。而烏覩鳳凰之翽翔于霄漢乎。何所規之不廣也。客曰。夫知興者疏其津。知亡者閉其名。知亡知興。與時偕行。知興知亡。與時偕藏。故聖人不能背時而達權。賢者不能失時而完節。今漢室蕪穢。王運頹淪。賢士蹇蹇。佞臣煎煎。國之頑民。勝我歷數以歸所天。懷琛之儒。屠釣而棲巖。貞亮明哲之臣。佯狂而去國。是伊尹爲務光。而呂尚爲伯夷也。故太史出函谷以避周。魯連蹈東海以避秦。彼一聖一賢者。豈不能輔衰周之諸侯。理亡秦之亂政。而樹功業于無窮哉。亦時不可處也。且子不聞乎。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今之時又替于周秦矣。子顧眷伊尹之干。而忽太史之出。不亦戮乎。

徵君曰。然是或一道也。子又不聞郢人之歌乎。其辭曰。故廈將顛兮。奈良工何。榱題嫒兮。斲而爲窻。昔周室顛而榱題嫒者。齊晉也。斲齊晉之榱題而治公室者。則管仲鮑叔牙甯戚狐偃趙衰叔向。皆良工也。是以能伯諸侯而強公室。夫齊晉不以周衰而失其伯。管狐不以時危而失其材。故賢士之嫁也。非刑戮之國則就之。非篡弒之朝則就之。若是而蹇。必內有讒姬。外有譖臣。二網張國。仁者潔身。不待塵而舉。不待逐而行。引之不浮。垂之不沈。君子時屯。一經一綸。補前覺之明職。馳辛同之令軌。故晉儒之名翁翁焉。子何泥聖賢之寓迹而病厥心乎。客慙而謝。

色荒

楚王田于雲夢。俘野女爲姬。徵君追而諫曰。臣聞國有六愼者興。有六荒者亡。今王日載其荒。國焉不亡。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則荒。味而無度則荒。役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棄賢而事鬼則荒。愼此六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兼乎。曰。兼夫王輕身遊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秋不治兵而獮。九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粲姬盆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狎之。荒于色也。酣以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文羞珍饌。鬱乎穰穰。日夜沉湎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鑪。鐘鼓鍠鍠。管籥嚶嚶。長夜不輟。荒于音也。築倒景之臺而眺衡岳。望祝融。臺高九壘。猶以爲望而茫也。又襲其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錦石。懸十年之廩。一朝而虛之。荒于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遊方乞食之徒。採藥以煉之。巫覡以淫之。而無變楚

之俗荒于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國昔后羿荒于田而有窮亡太康荒于酒而不返國孔甲荒于鬼而諸侯畔紂荒于靡靡之樂而殷亡幽王荒于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亡夫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況諸侯哉有一其荒亦不免于亂亡之禍況其兼哉臣不敢謗王也俘女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畢也臣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于楚故至不命臣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戾也乃命左右刖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求于王而王寵之不愆于王而王刖之是以臣之諫而寄戮于色也王欲刖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刖乎王不能刖則雲夢之女刖之何爲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洎曰楚王淫荒于田因徵君之諫而作田誓此亦諸侯之賢者也惜其不克奮厥志以匡扶漢室而田誓一作之後竟無聞焉且田誓不載其文豈文不如其誓抑外史失之與

晉使

晉使如楚聘徵君也抱關者告楚王楚王問曰非間乎曰非也曰徵君聞乎曰賤臣不察君意未敢以聞也楚王喜而勞之乃密令左右醉晉使以酒與之臥縞晉王書進于楚王其文曰徵君履下不穀處北海之側日麻令音昔者蒙以繭蔽臨照敝邑不穀無戚于徵君戮以亞賓之禮凡我同列以爲不穀蹻咸踰藩而弔之徵君是以播棄不穀益殞俶志至于今是咎徵君其稅前之愆以返我敝邑偕我宴好使不穀

徽福于敝邑之社稷而新譽于諸侯。不亦善乎。自徽君之別。塞樹五霜。朝聘將繼。不穀每南望楚甸。悠悠我心。繼以夢寐。彌不自□。敝邑之民。若荷未望時雨。有司賦懷徽而詠之。一何悁也。徽君其亮哉。昔聞徽君自蜀之楚。楚人鑿嶺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流。蓋三十餘里。坐以雕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蠻稱亂。徽君與李兇左權之徒。殫智陳力。有五殺大夫之勞。而功之舉猶遠。是徽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徽難。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蠻。士壤之饒不及荊楚。而又有巡狩之遺烈。徽君何重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替。雖爲不穀辟。徽君無亦忍敝邑之民人而置諸溝壑。且以隧望于鄰國。仁者能無慨惕乎。今胡馬秋勁。寇我井陘。又寇我雁門。又寇我郎嶺。郎嶺戰卻。折我銳兒五千。又寇我鐵關。餘種皆起。遂寇我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而淫我邊境。師愒空冀而戰。又折我銳兒萬餘。僅獲黃羝二千。又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關。狼火通九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勢莫當。是以藉徽君之怒而勦滅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恆霍。義顯于介山。風高于首陽。此不世之休烈也。願徽君就余駕毋憚千里。不穀率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使以符狗于鄰國之壤而達其關。使毋有譏者。發壯士三百護乘于道。使毋有妨者。若徽君與不穀均是心度。勉撫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狠跋。薦社稷之馨香。不穀唯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徽君其深唯無□焉。楚王既得書。命左右曰。有洩之者誅。晉使寤。檢□不獲。其旅十人與館人鬬。楚王聞而囚之。晉使讓徽君。告以晉難。徽君曰。奚爲不書。曰。館人盜哉。聞于王。王不罪館而戮其鄰僕。非以修睦也。意者其王之計乎。徽君謂李兇曰。楚與晉隙矣。翌日謁王。王料徽君以晉使之故而謁也。講至日昃。徽君不及

晉。故楚王疑之。問于徵君曰。先生知晉之聘乎。對曰。聘而不書。晉難必遄。臣將赴矣。若聘臣以書。是飾難也。臣何就焉。是以憂其無書也。楚王有慙色。謂信乎晉之飾難也。聘以書。晉使失酒。誤投于寡人。寡人誦之。有不利于王室。故囚其使。不敢以聞。徵君寡人隘宇。得無疑乎。對曰。晉果不利于王室。而有使于楚。雖不犯王。亦楚之累也。豈惟臣之罪禍。王其釋晉之使而歸之。夫晉之謀寄于臣。臣不就聘。則晉之謀謝矣。又何囚乎。楚王乃釋晉使。徵君因難曰。王釋晉使而歸之楚。必有釁。楚王曰。何哉。曰。鄰國之使。不可戮也。既戮而歸。晉人必報之。臣是以知其釁也。楚王曰。然則爲之奈何。曰。晉之聘殷矣。王若修戮于晉使而臣不就。亦釁也。臣請爲王聘晉。可以替晉使之讒。而臣亦無辱于晉。且以善楚。王其虞之。楚王曰。戮使而客士釁在敝邑。如晉而淹。釁亦在晉。是鄰國交釁。胡可盟也。若不得已。則徐淵亦足以當晉。徵君其命之行。曰。王不可以輕鄰也。徐淵亦義。豈能就不聘之國哉。夫晉無釁于楚。則臣之行爲晉也。晉與楚釁。則臣之行爲楚。非爲晉也。憲也聞之。難而不援。不可謂仁。援難而解釁。又爽信于賢王。不可謂義。故臣援晉之難。必以王爲歸矣。不然。釁其登乎。徵君遂行。與晉使出楚之關。左權李辛孔紹祖魯猶從之。楚王使二壯士要境。執晉使以質。徵君咈然曰。憲也韓國之士。楚王若疑是在韓人也。何以晉人是執。憲有徐淵周岑二子佐王之側。是有二質于楚。夫奚患乎。乃以書報楚王。楚人返命。徵君是以得諸侯之心。

龜丘

初徵君宿于龜丘。李辛曰。有李南流。犯客星甚迫。其在楚分乎。難將至矣。及晉人與蜀人盟。練刺士以報

楚王。假爲謁者以進。楚王據床而問曰。汝何國之陪臣也。謁者曰。吾聞鄰國之交。不可辱以陪臣。諸侯之交。不可疎以床下。今君處雕牙之床。而疎諸侯之交。擲陪臣之禮。而辱諸侯之命。君何不疑臣爲刺客。而固如此也。楚王懼而避席。命左右搏之以驗其匕首。謁者疾馳而上。將短刀刺之。楚王傷其面。左右護王。遂搏謁者曳于殿下。知其爲晉人計也。于是楚王始疑晉人之讎楚。頃之徵君書至。楚王怒曰。此必黃憲設刺客計也。不然書奚值哉。遂殺其謁者及二壯士。又收徐淵周岑于獄。亦大招刺客以報晉。徵君聞之。謂從者曰。嗟乎。辛之言徵矣。將未及晉。而晉爲之詭謀。不足以復晉恥。而又導釁于楚。其無已乎。若漢室既替。則晉楚二國不能爲盟主矣。夫報楚王而值晉釁。命之呃也甚。甫將避難以歸故邦。豈復就晉耶。魯狷曰。子之歸善矣。其如岑淵何。晉難戢。莫若返楚以調二國之釁。而又釋楚王之疑。如是而歸至完也。子若畏于楚。則狷也能死之。而左生之武。又足以耀楚于掌上。夫何患焉。徵君曰。汝不見出穴之蟻。上垣雞而扛百足之蟲。有稚子臨穴而憎蟻。以泥覆其上。雖欲返穴而安之。亦不得已。今楚之疑。非特稚子之憎也。疑覆于國。而距後至之士。非特覆穴之泥也。而欲返楚以求鳴。是何丘蟻之弗若乎。汝又不見遊魚之逝千仞之藪而無患者。以其能與水相信也。故浮沈得揚其意。出入得暢其情。是水益深則魚益逝。君益信則士益歸。而況士之于諸侯哉。使游魚遇無水之壑。則偃蹇而困于泥。求咫尺之游。亦不可得已。今楚無水之壑也。欲以藪澤之魚而游之。必蹇矣。故魚不厭深。士不厭信。或止或行。其知幾乎。魯狷曰。楚不可返。以疑故也。無疑于晉。奚爲而不就哉。徵君曰。晉國不待士而忿謀。又以培釁。雖士至其國。亦何所奮也。

夫疑志者難與決策。忿謀者難與定交。楚疑而晉忿。二難也。士焉得而就乎。昔趙殺鳴犢而孔子去楚。其似矣。南望郢關。長虹蔽之。痛乎蒼天。其斯人與。

遇漁

徐淵獄中上書。暴楚王之過。楚王焚其書而殺之。周岑放浮于湘江。有漁者並檝而問曰。子何方上國之士而浮于斯乎。周岑曰。吾叔度氏之徒也。寄客于楚。瀟瀟是浮。以濯以漁。棹彼中流。懷我君子。湘水悠悠。漁者曰。子奚不追師而爲此游也。周岑喟然歎曰。師安所追乎。漢道其亡。王業其茫。奸雄攘臂。賢者無廬。流于四方。之晉者浮河。之楚者浮湘。吾將逝洞庭而憩雲夢。窺九嶷而望衡陽。撫雄劍以嘯荊門。濯長纓以歌滄浪。吾進與子而偕釣。退與子而偕狂。幽吾于鷗鳧之渚。棲吾于蘭社之鄉。羌遐迹而猜予。迷聖賢之弛張。信不可乎。漁者曰。吾聞無巢之林。其下必廬。無漁之藪。其上必磯。子乃洋洋然□歌慷慨。浮而不歸。敝褐垢體。爲時所疑。之楚游者。能不懷嚱。是子之智。不如魚之遠磯而廬其藪。鳥之畏廬而廢其巢乎。何子之不能廣也。周岑曰。昔者箕子仁而蒙難。文王順而拘羑。展禽和而魯黜。子胥毅而吳嫗。仲尼能而陳阨。墨翟智而求囚。史魚直而晉辱。屈乎忠而楚流。古之聖哲賢彥之士。豈不欲避憂患而潔身哉。心有所激。則謂而不緩。心有所憤。則矯而不攣。必有所忧。則嘅而不暢。心有所惕。則鬱而不曠。其逸樂足以育其衆庶。其憂患足以哀其民人。渥以鐘鼎之祿而不爲富。擁以環堵之室而不爲貧。其羣也跡化。其獨也道榮。一毀一耀而天下蒙如也。子徒見夫魚不潛緣磯之藪。以爲能逝也。而時遇漁人之罟。又逆鱗而入。

鳥不巢覆廬之林。以爲能舉也。而時遇獵者之網。又解翅而投乎漁者仰笠而歌曰。瀟湘秋兮水沄沄。芙蓉落兮雁南賓。期美人兮江渚。歲暮兮蒼梧雲。如是者三闋。周岑憑而聽之。曰。噫嘻乎。噫嘻乎。何楚聲之婉孌也。是歲楚王索徼君于晉。徼君奔秦。秦人納之。

陽山

陽山崩。楚王問于左右曰。晉人有覺于楚國。夙夜憂惴。況徼君不復徐淵囚而死。周岑乞食于楚市。乘桴于湘江。不知其所矣。是以海內賢士皆棄楚而賓鄰國。無以南扞寡人奈何。今陽山告崩。楚國無所鎮。是寡人之禍彰矣。無亦詭于晉者或不得求與。抑王室之故也。左右對曰。君以晉覺而日夜求徼君。用心疑之。是君之勞過矣。夫徼君游諸侯。諸侯皆信之。而楚獨疑。使楚國不能爲盟主。以光耀王室。陽山之崩不其宜乎。楚王長息而言曰。寡人將修好于晉而聘徼君。則楚之禍庶乎爾乘爲寡人畫之。左右對曰。鄰國之好可以修也。若徼君之聘。夫奚就乎。死其弟子而困其師。露其詭計而飾其聘。不可爲也。楚王遂修好于晉。晉人殺楚使。懸其首于關門之木。楚王聞晉人無禮于楚。謀諸左右曰。梟鄰不睦。賊我使臣。何以報之。左右稽顙而謝曰。覺其分矣。又何報焉。願君毋忘讎于晉也。楚王怒。寵姬陽華諫曰。不可。妾聞之。寡口之言若羹。寡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夫寡口者求譽而養禍。寡心者忍恥而奮功。是以明君樂聞寡心之言而去甘口之士。故功施昭明而令聞廣譽也。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甘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使猶楚也。不告于天里而私戮之。亦與

晉均也。而君則欲晉之不怒。何君之遠恕耶。楚王慙而釋之。遂田于四望。明年楚王飲毒而卒。

歸韓

徵君歸韓。張儉策杖而訪徵君飲之。張儉問曰。子之譽溥矣。而功不曰漢室諸侯。一何拙也。徵君對曰。憲聞之。智失則求之巧。信失則求之拙。巧者亂。拙者矩。今諸侯雖蔑智而寡信。亦足以國。若漢室不梦諸侯其無戰乎。張儉曰。儉也聞晉楚有霸。子何以靖之。徵君曰。晉之爲諸侯也。詭。楚之爲諸侯也。暴。其世子又淫。如是而霸不可靖也。甫是以涅褐而歸。得與子飫。惜乎元禮林宗逝也。哲人不作。王室其凶。吾道之寄。微子誰與。乃臨風鼓琴而弔之。張儉曰。夫道欲行寄于人。道欲廢寄于天。當三代之盛王。是道也寄于君臣而偕暢之。若舜之于禹稷。湯之于伊尹。文武之于周公箕子。君臣一德。其道流行。身履休烈。是以能永厥治。三代既沒。春秋紛拏。是道也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孔仲尼歷于諸侯而不遇。乃述經于泗水之濱。身不履盛而世載其烈。故春秋亂而不治。是亦寄于天者也。及春秋毀。戰國嗣亂。以縱衡爲賢。是道也亦寄于臣而不寄于君。若孟軻荀況譚王道。濟之以辯游說于梁楚之間而無所合。故戰國亂而不治。其猶寄于天乎。夫周東之後。寄于人者何窮。而寄于天者何啻也。西京而來。若董子亦寄之矣。今天下左道亂厥內。夷狄亂厥外。大臣貪。小臣諂。民無廬。士無襦。名器淆混。蕩之以綱紀。隳之以文章。諸侯驕侈而無戮于王室。由此觀之。道何所寄哉。儉也從鷹紳之末。不能輔導以至于綱。爲國玷焉。天之戮民。又不能死。而苟淹于草莽溝壑之中。若吾子者。名隆而志高。道完而形超。固天之所厚者耶。而子之道又若有寄于天

者然。悲夫北門之詩。昔人所哀。世道交傾。天其鑒乎。是歲恆山崩。君子曰。其幽厲哉。

感時

初徽君將歸韓。出疆哭林宗于野。魯狷問曰。狷也聞之。聖人不私。故應物而能化。智者不累。故抑情而能達。子是之哭。其有私乎。其無私乎。徽君曰。甫之遊也。不覺暮矣。遠託七國。俶返南甸。彥人凋殞。誰與扶植。是以感而欷也。魯狷曰。漢室其終卑乎。曰今逝者士人惟爾與甫猶路也。黃巾亂。朱儁死之。陸績隱于長洲。李孚隱于華嶽。張裘隱于天台。周岑隱于雲夢。左權蹈海。徐淵死于楚。孔紹祖俘于秦。狷乎。甫與爾歸矣。乃據地而歌薤露。魯狷和之。既而曰。吳越之聘子弗報乎。曰昔者林宗與甫言曰。今諸侯王教惰而不知禮。大夫汙濁而不知義。有司貪殘而不知仁。士虛濫而不知恥。民巧詐而不知信。吳越之士民有司殆甚焉。又多淫疾。胡可革也。夫聖人不易素習之性。不化至頑之俗。詩云。匪我則頑。匪爾則嫉。此之謂與。魯狷遂從徽君于韓而返。魯徽君曰。嗟乎。禮樂東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天祿閣外史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黃憲章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